

今日中國天主教徒的靈修

楊曉亭

（編者按：楊曉亭神父於二零零一年，就當前中國天主教徒的靈修現況，完成一項覆蓋面廣闊的社會調查，並就研究結果在美國撰寫論文；本文乃按該論文之撮要本擴充而成。讀者若有興趣閱讀英文全文本，請與聖神研究中心聯絡。）

導言

當代中國的天主教徒靈修一直在發展，這種發展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中國的大多數天主教徒，

誠然，他們是在各種不同的倫理境況下受到影響的。每個境況的特點，是以各式各樣的限制和不同的可能性，來形容當代中國天主教靈修的構成。它不但是一種來思考和感受生命意義的方式，以及與天主、與天主教會、與世界之間的關係，也是藉著聖神的臨在和德能而生活在基督內。它不是基督徒生活的某方面；它確實就是基督徒生活。它沒有令那導向靈修生活的共同途徑的元素失色；無論他們個別的生活方式有多獨特，眾人都藉洗禮而參與這靈修的生活。

在這方面，我們必須看看經歷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時期之後，當代中國精神生活的背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一九八二年九月召開第十二屆人大會議的文件所強調的，並後來幾年間以新聞文章主題的形式出現。」我們也需要看看有什麼問題，以及能夠怎樣解釋現今中國的天主教靈修。

當代中國靈修生活的背景

隨著八十年代提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反精神污染等問題，許多人問：「生命的目的是什麼？」我應爲自己生活，還是爲別人生活？」在其他時代和社會，人通常提出、回答，甚至不理會這兩個相同的問題。不過，這兩個問題是在當代中國社會的轉換點提出的，並立即引起有關「人生觀」的激烈討論和辯論，例如，數以萬計的青年就這些原本在字面上提出和刊登的問題而參加地方論壇，小組研究，或個人談話。二零零零年，主要的寫信人和編輯雲集一起，其後發表一套輯錄了回顧文章及來信

原文的專集，名爲《潘曉討論——一代中國青年的思想初戀》。這些文章有助我們想起，在那些許多人心激動的日子裡，我們的精神如何面臨衝擊及困擾。

事實上，中國青年正尋找精神生活，並牽涉各式各樣的現象，例如：存在主義熱（尤其受到法國哲學家薩特），人文主義熱（反對泛靈論），討論生命支柱（是金錢、名譽，抑或是自我實現？），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性是自然的）等等。這一切的「熱」和討論在八十年代提出，影響人民的思想。

在九十年代，經濟市場成爲官方的改革目標，許多人毅然「下海」，有些人滿懷熱誠，有些人遲疑不決。許多人不論爲政府，在不同公司工作，抑或私下工作，他們適應了資本主義，而「盡一切辦法致富」正是這個遊戲的主要規則。對於「我如何心境平靜？」「我的餘生應怎樣生活？」等問題，我們的回答是：財富或社會認同都不能阻止人們提出靈性的問題。

然而，在中國，尋覓者對於精神的追求是持續的，這可反映在他們對宗教興趣的熱誠。其中最顯而易見的，就是所謂「文化基督徒」。最廣泛的定義是包括所有受過教育並接納某些基督徒觀念和信仰的人。他們並非從基督徒團體，而是從神學、哲學和文化等著作認識基督宗教的。

九十年代末，在筆者工作的一些城市教堂，天主教徒的人數不斷上升。事實上，中國的天主教會吸納許多年輕人；我的同事就是其中一個例子。他是神父，在稱爲「農業科學城」的西北農業大學區工作。他告訴我，他在那裡傳教僅僅三年，但已爲超過一千名大學生和本地人士施洗。他也對我說，截至二零零一年爲止，傳道員的人數已由兩組增加至六組；每組有五個人。然而，他要面對一個重大的挑戰，因爲傳道員必須接受培訓；他們只有少許的宗教知識，卻要教授大學生教理。另一個問題是，教堂太小，很難容納所有信徒一起崇拜。他面對的另一個情況是，許多人都聽過簡短的講授便

領洗，所以必須指導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爲信仰作見證這方面成長。

中國幅員廣大，而且變化急速。任何的講話都可能是片面的，而且很快便過時了。筆者認爲不同宗教會在來年得以復甦和興盛。隨著政府繼續放鬆對宗教事務的控制，宗教市場將變得更活潑，更蓬勃。

假設

回顧當代中國靈修的背景後，有人可能會問：天主教靈修真的表達些什麼。爲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作出以下的假設。

首先，在天主教的制度組織，例如教區、女修會、修院等，靈修教授模式的內容因應不同的對象——教友、修女、修生、神父——而有所不同。爲教友、修女、堂區或修道團體的神父來說，靈修生活的模式可透過多元的方式表達出來，例如每日祈禱和牧民照顧（依從神師的指導，辨別個人的聖

召，在社會上實踐愛主愛人，以及其他個人的靈修生活模式)。相對之下，修生的靈修祈禱生活較為簡單：每日祈禱、默想和良心省察，與神師分享靈修生活，閱讀聖人靈修和生平，實踐對天主的愛，以及服務有需要的人。

此外，透過「天主教靈修教育年」和「團隊」（修生和修女），這靈修可展現在不同的天主教教育情況中，因為他們能夠在以下的類別中影響日常生活的一般靈修成長：首先，那些生活在修道團體多年的人可能覺得「注意祈禱」是他們靈修的泉源，而那些年資較淺的人可能較少有這樣的感覺。第二，那些覺得「注意祈禱」是靈修泉源的修女，人數會比修生多。第三，修生從修院生活中獲得不同的靈修生活泉源。第四，那些「一至兩年」的修女相比那些「超過三年」的修女，她們有不同的靈修泉源。

此外，天主教靈修可以在社會的架構中表現出來，其中教友彼此以兄弟姊妹般交往，而非教友

亦互相友善相待，並在社會上尋求和平。

對於中國文化及其他宗教，天主教的方法是與別人分享喜訊，因為彼此住在同一的中國社會，擁有同一的文化，並視眾人為同一人類家庭的成員。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都是彼此類同的，每個人應尊重別人的不同靈修。

方法與限制

為試驗上述的假設，我們回顧一些關於國內天主教徒的當代靈修文章，我們也採用一些涉及現今國內天主教徒的靈修的資料。這些資料是選自二零零一年夏季所進行有關中國天主教會實況的一般社會調查（參閱本文尾的附件）。我們將集中解釋現今中國的天主教靈修，而不是過去的，或未來的靈修，因為我們找不到很多有關中國天主教靈修的材料。此外，我們不能完全把靈修的轉變跟我們的資料作比較，因為我們在中國天主教歷史這方面只有第一手的調查資料。

我們將首先敘述天主教靈修的結構，好能了解中國的天主教徒回應如何生活出自己個人的宗教生活。第二，天主教徒的靈修經驗到愛主愛人的基督徒生活。第三，天主教徒關注天主教制度組織在教育方面的發展，在他們自己之間，並與中國其他人民建立的穩固精神社會網絡方面的發展。第四，我們考慮天主教靈修生活在中國社會轉變中的模式。最後，我們將討論它的遠景和挑戰。

當前社會中的中國天主教

自一九八零年以來，中國天主教得到有長足的發展，但在整個中國，仍然是一個比例十分細小的邊緣團體。這一點，從下列三項比較數字中可以看出。首先，按粗略統計，人數由一九八零年的三百萬，增加至二零零零年的一千二百萬。不過，這仍然不及中國十三億總人口的百分之一，亦僅僅相等於全中國一億二千萬宗教信徒的十分之一。

其次，在一九八零年，中國的天主教神職人

員僅有一千三百人，到二零零零年，神父及修女加起來已達五千六百五十人。但這亦僅及全國二十八萬八千多宗教職人士總數的百分之二而已。

第三，天主教活動場所及聚會點的數目，自一九八零年以來，已有很大的進步。一九八零全中國的天主教活動點數目不及十個；到了二零零零年，已經增長至超過五千四百個。然而，這在全國九萬一千五百個宗教活動地點及聚會點當中，天主教只佔百分之六。

中國天主教會的一般社會調查報告

由一九八零年至今，隨著歷史和社會不斷轉變，中國大陸的天主教會一直在發展，並獲得豐富的成果。在今天新的世紀裡，教會呈現新的屬靈面貌，來面對新的職責和挑戰。這有助教會在社會主義社會展現她真實的價值和重要性，以及為人的服務，並帶領萬物認識造物主天主，在祂內找到愛、生命、合一的根源，在那愛情中成長。教會處身這

個境況，不但需要反思自己的歷史經驗，也需要與基督一起在聖神內，使自己的生命繼續成長。藉著支持中國的天主教會組織了解當前的問題和觀點，緊急的研究將協助天主教會的發展。根據二零零一年夏天對中國天主教會進行的一般社會調查，我們可以提出有關的調查結果、討論、觀點，並且在總結時，表達今日的中國天主教會靈修如何成長。

調查結果

調查結果可分兩方面論述，其一是發展靈修的模式；第二是靈修生活的模式。

一．發展靈修的模式

(1) 目前的天主教制度機構組織並非以「單一靈修訓練」，而是以「多元靈修訓練」來培育教友的靈修：平信徒佔百分之卅九點四，而修女佔百分之廿八。相反地，現時修院的主要靈修訓練是「每日祈禱」，跟「多元靈修訓練」(35-20=15)比較，

相差百分之十五，但是，修院的教職員認為「有意識的默想和反省」為修生的靈修訓練是最重要的。當我們把它與「多元靈修訓練」比較(53-20=33)，就相差百分之卅三。然而，結果顯示，教職員認為「多元靈修訓練」對於修生是次要的，佔百分之三十點四。

(2) 今日的中國教友察看他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愛主愛人。這特別表達於告解亭內的對話，以及實踐牧民照顧這兩方面。此外，修院的神師們知道必須為修生立下好榜樣，並遵照各項管束修院活動的規矩生活。

(3) 對於教友的靈修訓練而言，教理的研讀是最重要的，佔百分之廿八點三，但是，如果我們察看對於平信徒和修女的觀察資料，「聖經研讀」可以是教友靈修訓練的重點，相比「教理研讀」，其差別是百分之九點八。

(4) 正當修院強調「有意識的默想和反省」作為修生的主要「單一靈修培訓」之際，今次報告

顯示，在與「多元靈修培訓」相比下，各修院的排列幾乎相同，佔百分之二十。

(5) 當女修會認為「多元靈修培訓」為修女是主要的，佔百分之廿八，其次是「初學生和保守生訓練」，佔百分之十八點五，我們把它與其他為修女的「單一靈修培訓」比較，它也是主要的靈修培訓。

(6) 靈修可展現於不同的天主教教育「年數」，結果顯示居住在修道團體多年的修生和修女，會首先感到「專注祈禱」是他們靈修的泉源，而那些只居住幾年的修生和修女則感覺較少。其次，那些覺得「專注祈禱」是靈修泉源的修女人數較修生多。第三，修生在修院的歲月裡擁有多式多樣的靈修生活泉源。第四，那些「一至兩年」的修女與「超過三年」的修女相比，會有不同的靈修泉源。

(7) 聖召不但來自那些有超過一個兒子或女兒的家庭，而且現在開始來自只有一子或一女的公教家庭。

二·靈修生活的模式

(1) 對於平信徒來說，「多元的靈修生活」比其他任何的「單一靈修生活」更有力，佔百分之卅九點四。

(2) 修生的靈修生活比聖職人員的較簡單，而單一的「每日祈禱」形式比多元的靈修生活更加溫和。兩者的差別是百分之十五(35-20)。

(3) 對於修女而言，「多元靈修生活」相比「單一靈修生活」較為濃厚，佔百分之廿八；但如果我們把它與「初學生和保守生的訓練」比較，會發現「多元靈修生活」比「單一靈修生活」更加有力。

(4) 聖職人員的靈修生活表達於多元的靈修模式，佔百分之卅一點二。這報告顯示聖職人員的「多元靈修生活」比「單一靈修生活」較為濃厚。

(5) 目前，參與主日彌撒的教友人數平均為百分之六十五，高出歐洲和美國。其差額是百分

之卅五 (65-30 = 35)。

(6) 今日的教友在參與梵二以後的新禮儀，感覺正面的比負面的多，其差額是百份之八十一。

相關問題的討論

在研究靈修時，我們會間接了解到天主教靈修是個人與「天主」，或超性領域之間的個別關係中的一種較為經驗性的、主觀的和存在的成份。這些數據展示天主教組織透過了解對天主和對天主子的愛，幫助教友尋找靈修生活。這意味著天主教徒能夠在他們的團體中成長，並在教會的培訓下漸趨成熟。此外，這說明教友在教會內生活，在基督的共融中與別人一起成爲成員，正如天主沒有創造人類個別地生活，而是走在一起，培養社會的團結合一。此外，這表示天主爲什麼揀選某些人不是作爲個人，而是作爲某特定團體的成員，並給他們啓示自己的計劃，稱他們爲「祂的百姓」，即「天主子民」。這樣，我們能夠明白天主教徒如何擁有一

個建基於天主的靈修生活。另一方面，數據不但給我們顯示個人的靈修，也顯示天主教會在今日中國的結構。

根據有關回應者的答案，我們可以得出以下有關教會前景的數據。首先，百份之五十五的回應者對於教會的未來感到「樂觀」，按照筆者的理解，他們可能指的是教會的發展機會，而他們可能認爲教會是由基督建立，並在聖神的引導下成長。基督已復活了，聖神正在教會內工作。因此，教友無須憂慮教會未來的前途。其次，百份之十三是「不肯定」，這一組人可能認爲教會是「天國，正在降臨但仍未在這裡，是基督徒信仰的奧跡」。第三，百份之卅二回答「不樂觀」。這一組人可能認爲教會仍在受苦，並在基督的苦難和十字架跟隨祂。他們仍期待理解「降生成人」的意義。這三個組別使我們明白天主教徒在今天和未來所面對的前景和挑戰。此外，從所得數據中，我們尚可以整理出多項教友對教會前景的觀感。

(1) 聖神引導基督徒團體邁向教會之內的圓滿活動，邁向修院的招募，並邁向修女的培育。目前的天主教修道人士十分年輕；司鐸和修女的平均年齡介於三十至四十九歲之間；許多年輕司鐸和修女肩負教會和團體的責任。教友也能在堂區牧民照顧的指導下，在傳教的圈子裡表達他們對教會禮儀的意見。

(2) 更新教會的運動的目標是發展一個更圓滿的基督徒團體制度，使制度組織結構更加可見，使整個人，即身體和靈魂更趨完美，藉著基督的德能和聖神的動力，成為普世教會的成員，直接傾向光榮天父。

(3) 天主教制度化機構組織內的修和（教會的內部合一）有助尋找方法，讓天主教徒能夠在社會主義中國裡展現他們的身份、角色和靈修。

(4) 地方教會與其他宗教及中國文化之間的對話讓基督徒靈修向中國的本地化神學開放。

(5) 隨著經濟市場開放，以及中國加入世

貿（世界貿易組織），西方思想和文化將為中國帶來更多機會，藉著學者和學術會議作為文化交流的模式，解釋基督徒倫理和靈修。

教會所面臨的挑戰

(1) 正當新一代肩負更多責任，他們要面對一個急劇轉變的社會的種種挑戰，越來越集中於賺錢、物質利益和天主教會內的行政權力。時常單獨的年輕司鐸和修女需要倫理支持，並透過持續培育分享他們的牧民問題。這挑戰不但影響聖職人員和修女的靈性成長，也影響教友的信心和靈修。

(2) 至於對話與修和，我們必須了解中國和天主教在某些方面的確不相同，但絕非彼此對立。中國和天主教會是今日世界上歷史最悠久，並在世界舞台上依然運作的「機構」；性質雖有差異——一個是政治的，屬於現實社會的；另一個是宗教的，屬於精神方面的……

(3) 為促進中國文化之內的宗教對話，在

中國宗教多元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環境中，必須時時刻刻尋找更多發展基督徒靈修的機會，好能擁有一個穩固的天主教靈修的拓展空間，以及高等天主教教育機構，來發掘「天主教——中國靈修」和「天主教——中國神學。」

結 論

今日的中國天主教徒靈修在真實的基督徒靈修的基本「成份」中維持恰當的平衡，也充滿活力地加以整合。當它與觀看事實和透過物質事物到其精神核心的新方法結合，又因此「給屬神的人講論屬神的事」（格前 2:13）的話，那麼，它就是目光遠大的靈修。它是相關的靈修，因為我們按定義是相關的存有——與天主有關係，彼此互有關係，特別在中國，與它的文化和其他宗教有關係，因為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宗教多元和社會主義的國家裡。我們基督徒靈修的特質是相關的，這要求意識到別人的臨在、需要，和恩賜，以及大地的一切受造物。

這種靈修是轉化的，常常向聖神的臨在開放，因為聖神就是治癒、修和、更新、賦予生合、恩賜和平、保持希望、帶來喜樂，以及締造合一的德能。我們根本上是社會的人，領受天主教靈修，彼此連繫，亦與廣大的自然和宇宙連繫。我們每人也是獨立的個體，儘管我們與別人分享共同的人性，亦在中國與整個受造界團結一致。我們仍是獨特的個體，對天主擁有自己與別不同的經驗。

總而言之，中國的天主教靈修不但以歷史較悠久的個人自我焦點發展，也是一門學科，尋求解釋天主教經驗，因為它真正的發生，因為它真正的轉化其對象邁向基督內生活的圓滿，即邁向自我超越，令生命在天主信仰團體內得以整合。中國的天主教靈修正顯示天主的救恩計劃，而它在基督的「降生」、「被釘在十字架上」，和「復活」中經驗它。

附錄

我們稱這項調查研究爲「零零一年夏季」有關中國天主教會的一般社會調查」，因爲它包括四個主要問題：

- 一、修院的現況與發展，包括二十條問題；
- 二、女修會的現況與發展，包括十七條問題；
- 三、天主教教區的現況與發展，包括卅一條問題；
- 四、教會禮儀的現況與發展，包括六條問題。

在進行調查研究期間，我們決定聯絡八間修院和八個女修會，它們分別位於沈陽、吉林、北京、石家莊、西安、武漢、上海，以及位於北京的中國神哲學院。這些地區的天主教修院和女修會正代表今日中國天主教會的實況。我們理解到，數以百計教區修生和修女正在那裡接受培育。從他們的答覆，我們從中國大陸這一大地區獲得教會情況的重要資料。我們訪問過北京教區爲培育教友神學及聖

經而設的「週末學校」，因爲它是唯一擁有超過一百位教友學生的學校。在陝西省，我們在地區的楊廣彥主教，以及西安教區李篤安主教的支持下，與一些神父和教友會面。在這次行程中，由於財政及部份政治問題，我們未能訪問及寄發問卷給國內的所有教區、修院和女修會。這可能令中國天主教徒了解特別的靈修：「我們等待什麼？和／或：誰在等待誰？」

由「零零一年五月廿二日至八月底，我們向上述八個地區發出一千五百份問卷，對象包括一千名修生、六百名修女，以及三百名教友，而我們慶幸就四項主要問題收到以下的實例：

(1) 我們收到七百六十四個有關修院狀況及發展的實例，包括：一百六十四個一至兩年的實例；一百八十七個三至四年的實例；三百卅四個超過五年的實例；七十九個在修院任教的教授實例。

(2) 我們收到二百廿六個有關女修會狀況及發展的實例，包括：四十八個一至兩年的實例，

卅一個三至四年的實例；六十六個超過五年的實例；八十一個超過十年的實例。

(3) 我們收到有關天主教教區的狀況及發展的一千二百個實例，包括二百零六個教友實例，二百零一個修女實例，六百八十三個修生實例，以及一百一十個神父實例。

(4) 我們收到一千零卅四個有關天主教禮儀狀況及發展的實例。在這次調查中，由於沒有足夠時間來整理樣本，所以我們區分教友、修女、修生和神父。

為收集樣本和輸入資料，筆者非常多謝以下在中國的人士：社會統計學專家 Mr. Yuanhui Si、家兄楊 Yaofeng、家姊楊 Juhong 女士、Xianyan Wang 女士、Lei Yang 女士，以及 Minchen Zhang 女士。我們在中國大陸收集資料的差不多十天裡，他們給予很大的幫忙，是我們的義工。

在進行這項調查研究期間，我們沒有得到任何資助。我們利用電話，製作正式問卷，並支付

印刷、郵費、國內旅遊及其他需要。參與者做得很好，並為了這項調查研究，在收集資料時作出很大的犧牲。

總的來說，有關中國天主教會的一般社會調查是一項巨大的工作。為進行這項有趣的研究，運用已有的資料，我們而仍需要人民的支持和財政的資助。那些支持我們研究項目的人，當然獲得上主的祝福，中國天主教會將永不會忘記他們。 □